

中国东南部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五辑

分瑶糶 介摇词

主编摇李如龙摇张双庆

暨南大学出版社

目摇摇录

前言	陈泽平摇李如龙(员)
苏州方言的介词体系	石汝杰摇(员)
苏州方言的“辣”、“勒海”和“勒浪”等	汪摇平(员)
上海方言中的介词	钱乃荣(猿)
温州方言的介词	潘悟云(源)
金华汤溪方言的介词	曹志耘(远)
绩溪方言的介词	赵日新(苑)
黟县方言介词	伍摇巍(怨)
福州方言的介词	陈泽平(员)
闽南方言的介词	李如龙(员)
闽语平和方言的介词	庄初升(员)
汕头方言的介词	施其生(员)
屯昌方言的介词	钱奠香(员)
连城方言的介词“着”	项梦冰(员)
石城(龙岗)方言的介词	曾毅平(员)
南宁平话的介词	覃远雄(员)
香港粤语的介词	张双庆(员)

前摇言

“东南方言的介词”讨论会是 1959 年在黄山脚下的休宁县举行的。休宁县外事办为我们的会议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与会的先生提交了 15 篇文章。两年时间过去了，有的文章又在他处发表，有的未暇定稿，现在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 15 篇文章，介绍了吴、闽、徽、客等方言的介词。

汉语的介词绝大多数是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而且许多介词仍有同形的动词并存在同一个共时系统中。虽说现在没有人怀疑汉语的介词是否有必要独立为一个词类，但分析描写介词时总是有意无意地类比于及物动词。介词后面的名词性成分仍称宾语，介词短语叫介宾结构。

着眼于介词的来历以及介词与动词之间的大面积兼类的情况，可以将介词结构连同谓语动词看作连谓结构的一类；而仅从现代汉语平面分析，而且不考虑同源的介词和动词仍使用同一个汉字这个事实对划分语素的影响，完成了虚化的介词其实不妨看作是附着在名词前面的格标记。一般说来，汉语的主格和宾格有特定的句法位置，其他的名词性成分前附介词表示它们与动作行为如何相关。介词在句法系统中的重要性在于它表示名词性成分的“格”范畴。

介词作为一个封闭词类，语法学界的讨论兴趣主要在于：

从共时描写的角度说，怎样和动词以及连词划界。一般认为，区分动词和介词的标准有两个：

①能否单说或单独作谓语；

②能否后加“着、了、过”和重叠。

从历时角度的角度观察，介词是怎样从动词虚化而来的。对这个问题，石毓智（1992）的理论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

石先生用时间一维性来解释介词的虚化机制，指出：“如果同一时间内发生多种多样的运动变化，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个来计算。这一规则在语言中的投影即为：如果一个句子中包含多个发生在同一时间位置的动词，只有一个可以具有与指示时间信息有关的句法特征（比如，加‘了’‘着’‘过’、重叠等）。这个动词称作主要动词。结果，那些引进与动作行为密切相关事物（例如，施事、受事、地点等）的动词用作次要动词的频率极高，最后退化掉了一般动词的与指示时间信息有关的句法特征，从动词分化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词类——介词。”

这个解释比较圆满地说明了动词和介词之间“永远是纠缠不清的关系”，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普通话里可以有多个介词表示同一种语法意义的情况。

从方言语法研究的特殊兴趣来说，我们还关心方言中有哪些介词，它们与共同语的以及其他方言的相应介词是否同源成分，如果是同源的，它们是平行发展的结果呢还是互相借用的结果。如果是方言特有的介词，它的虚化程度如何，虚化的途径如何。这些观察对于我们了解汉语句法的特性，研究汉语语法发展史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语方言的语法研究还处在初期的摸索阶段，比较研究必须逐个局部逐个专题地进行。在我们还不能整体把握东南方言的语法系统时，很需要参照一个较完整的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系统为每一个调查研究的专题定位，以免囿于局部而走向片面。在众多成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中，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朱德熙的《语法讲义》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语法讲义》提供了一个简明而且较严密的语法系统，正适合我们的需要；另一方面，朱先

生的研究着重描写分析“活生生的北京话口语”，也就是北京方言，和我们要做的工作性质相同。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启发很大。例如他（灵犀）认为“进行语法研究的时候，必须区别语料中的不同层次以保证研究对象内部的均匀和一致。这就像化学家研究水的性质时，必须先把混在水里的杂质分离出来一样。作为化学家，不能把溶液跟水混为一谈；作为语法学家，也不能无视口语、书面语、方言、文言和新兴句式的区别。”（孛孛）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东南方言，东南方言的语音形式上绝不会与普通话相混，但抽象的语法规则却可以兼收并蓄，句式可以仿造，虚词可以引进，方言的语法系统中存在某些异质的成分，这是常见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当地方言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虚词，某种语法格式能不能说，也并不总是容易找到确切的答案。研究方言语法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方言自身的语法规律，找出方言语法的特点。分析哪些语法形式是方言固有的，哪些是外来的，是题中应有之义。

做这个工作，我们首先是依靠自己的语感。一般说来，新近从普通话引入方言的语法形式在语感上显得生硬、不自然，但引进的时间长了，也就听得耳顺，脱口而出。从生硬到自然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一刀两段地切在哪里都难免有主观因素起作用。我们都以自己的母语或已经研究多年的地点方言为分工范围，因此可以借赵元任先生的话说，“有语言学家和活材料的双重身份”，语感大致还是可靠的。在我们对自己的语感没有把握的地方，就补充调查其他当地人的语感，力求对语感的说明比较符合实际。

当然，凭自己的语感罗列出来的方言事实，我们还必须进行一定的分析，希望对于语言事实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分析介词的时候，语音节律（轻重音、语调、连读音变

等)与语法的关系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介词和它的前身——动词相比都有一定的虚化,在不少方言里,这种语法意义的变化带来了语音上的相应变化。例如在区别动词和介词的问题上,潘悟云指出,温州话的介词具有“前附”的语音特征,失去固有的调值,声调中性化为一个略呈降势的短低调。这一韵律特征能有效地将虚化的介词与未虚化的同源动词区别开来。赵日新报告,绩溪徽语用作介词的“是”读为轻声。李如龙也发现,泉州话的“共、护、度”等用作动词时重读,用作介词时,往往与单音节的名词合音。

从初步发掘的事实来看,适应着意义的“虚化”,语音上通常发生的伴随现象是“弱化”。就弱化的形式说,有的是声母的浊化或脱落,有的是韵母元音的央化或韵头、韵尾的脱落,有的是声调的轻化或促化。不同的方言各有不同的路向。

词汇和语法的关系是我们遇到的需要分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句式的形成和相关的虚词的出现是相辅相成的,例如汉语的处置句式的发展成熟过程和“将、把”从动词虚化为介词的过程是同一的。汉语各方言的语法发展不可能总是自发地保持方向的一致和时间上的同步,但方言之间的交际往来自然地要求各方言发展出平行句式以适应语码转换的要求。这样就形成互相牵动发展的局面。显然,这种牵动作用主要体现为日趋精密化、复杂化的书面语及其基础方言——北方话对只有口头形式的东南方言的“牵动”,也表现为优势方言对周边其他方言的“牵动”。(当然也存在势力强大的方言对标准语的反向牵动,近年来闽粤客等方言的“有字句”不时地在书报上出现,“均有销售”已成为常见的广告用语,就是一例。)

在介词系统方面,从本书所报告的方言事实,我们不难看到这种牵动作用的表现:

第一，对应的句式和虚词在各方言中发育成熟的程度不同，例如许多地点方言的研究报告都指出，表示“被动”或“处置”等语法意义，方言的首选句式是不用介词的。曹志耘在金华汤溪方言的报告中强调，汤溪方言中相当于“把”或“替”的介词是“帮”，但语感比较生硬，处置句在汤溪方言中更自然的说法是直接把受事置于动词之前。刘丹青（~~刘丹青~~）报告说许多普通话用处置句的情况在苏州方言里受事前加不加介词“拿”几乎是同样自然的。在语用、语感上的区别反映了处置式在不同方言中处于不同的发育水平，从整体上说，东南方言的介词及其相关句式似乎都没有共同语那样成熟。就东南方言而论，吴语、闽语生成并使用的介词多，客、赣、粤诸方言则不同介词的场合更多。第二，在新兴句式的压力下，各点方言所生成的大体对应的虚词以及选择作为虚化起点的动词也往往是对应的。例如表示施事格的介词多伴有“给予”或“取得”的动词义，如福州的“乞”、香港的“界”、梅县的“分”、汤溪的“约”、上海的“拨”、温州的“丐”；工具格的介词大多伴有相当于“手持”的动词义。如福州的“掏”、“拈”，香港的“■”，汕头的“掠”，歙县的“担”。除了这种基本情况之外，也有一些方言从共同语或邻近的优势方言直接输入虚词，这种仿造、借用的虚词往往在方言中没有相应的动词义并存，如温州的“拿”。第三，有些方言中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介词数量很多，在语用中换用、连用相当自由，但也有一定规则。例如泉州话表示“在”的介词有“伱、带、垫、那、■、勒”等，表示“给”的介词“度、护、传、乞”等。其他方言也普遍提到了“介词”句的各种同义句型。这种情形除了如石毓智所说的词汇替换外，显然还有姐妹方言间互相借用，次方言、土语的混合等其他原因。

考察介词、介词的语法意义和同源动词的词汇意义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个观察点。当然不能机械地仅从方言共时

平面上观察介词义与动词义之间的关系。正如“被”字作为动词在现代汉语中已被其他词替代，因此变成“纯粹的介词”一样，方言中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些资格很老的介词不与动词兼类了。更常见的情况恐怕是，动词的某个义项虚化为介词，其他义项在后来的词汇系统内部调整中或保留原意，或发生了词义转移，有些现存的动词义和介词义之间甚至已经失去了明显的联系。例如普通话说说的“他在家辘在家吃饭”，对译成各地方言，其中的“在”大概词义上都没有明显差别；而“拿筷子，吃饭辘筷子吃饭”其中的“拿”在各地方言就有了词义的差别，用替换式就能区别开来。在福州和泉州，相当于“把”的介词都可以用“共”，这个字作为动词在福州话是“抚养”的意思（如说“共囡”：带孩子），在泉州话里是“招惹、作弄”的意思（如说“唔通共伊”：别作弄他），可见动词义和介词之间可以很接近也可以风马牛不相及。为了展示这种差异，我们在介绍方言介词的时候，都标注了语音形式，并介绍相关的其他义项，如果可能，也对语源做初步的探讨。希望将来对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能由点及面地铺开来，在更丰富的材料基础上，将各点方言中的同源成分联系起来，通过比较研究，建立它们的历史，进而对东南方言中的介词及其相关的句法结构的发生、发展、传播的路径、波及的范围有更全面的理解。

对东南方言介词的比较研究，我们这次讨论会还只能做到各自报告对单点方言的调查研究结果，在讨论中互相参考启发，会后，各位作者又作了一番修改，使初步的研究报告更完整、深入一些。有了这个基础，才谈得上综合性横向比较，这是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当然，把这批初步的报告发表出来，我们也希望得到同行的指教。

陈泽平摇李如龙

一九九〇年 怨月

参考文献

石毓智摇员怨怨缘摇“时间的一维性对介词衍生的影响”，《中国语文》第一期。

刘丹青摇员怨怨苑摇“苏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载《动词谓语句》，暨南大学出版社。

朱德熙摇员怨怨园摇《语法丛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苏州方言的介词体系

石汝杰

苏州大学文学院

员苏州介词的特点

苏州方言介词的基本语法功能和普通话相仿，主要作用是用在动词前面修饰动词（《现代汉语八百词》^员页）。赵元任（^员）指出，普通话介词的形式特点，有以下几项：

（^员）缺少态的变化，即介词一般（^员）没有表尝试的重叠；（^遭）不能带表开始的“起来”；（^糟）不能带表不定过去的“过”；（^啻）很少带完成态的“了”；（^藻）少数带进行态的“着”。

（^圆）介词一般不做谓语中心。

（^猿）介词宾语不能省略。

与之比较，苏州介词的特点大多相同，但是（^员）之（^啻）（^藻）两点不合，因为苏州的许多介词都可带上助词“仔”。

整理起来，苏州介词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可说：

^员介词的前附性强，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即连语流中，连读还是分读，有较确定的规则（以“勒”为例）：

^员如果跟在动词后，一定要与之连续，如（例句中的“轱表示分读处）坐勒轱子浪。（坐在（凳子上）

如果语法结构上没有直接关系的成分，可不连读，如下句中的“小王”和“勒”：

小王辘勒辘里辘觉。（小王在家里睡觉）

但是，代词或常用的副词（尤其是单音节的）常常和后面的介词连读，如：

刚刚辘勒辘里辘觉。（刚才我在家里睡觉）

耐辘我个辘光，我辘好勒辘书馆里辘辘。（你找我的时候，……）

遭一般必须和后面的“介词宾语”分读，如上述各例。但如果“宾语”是不重读的人称代词的话，则要 and 介词连读，如：

俚辘日辘我辘子点辘钲。（他昨天跟我借了些钱）

学生子辘拿辘业辘拨俚。（学生都把作业交给他）

圆多数介词来源于动词，现在许多介词还能带助词“仔”。如：

对仔，朝仔，照仔，望仔，比仔

所以，演化至今，在某些情况下，和动词的界限并不清楚，有的仍兼作动词。如“朝辘”：

一歇歇朝东，一歇歇望西。（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

朝东走，只要几分钟就到哉。

人称代词作“介词宾语”时，常和介词连读，本来也是动词的特点。

比较特殊的是，“登勒”本来是动词加介词，现在又可充当一个独立的介词。（见下文）

圆部分介词可直接跟在动词后作补语。主要有“拨辘”等。后面有宾语时，助词“仔”可以跟在介词后面。也就是说“仔”可插在介词与宾语之间。如：

摇勒仔水里。（扔在了水里）

灑和出现在句首，在句首，时间或处所短语常单独使用，不需要介词。如下例，在句首加上“勒”就不自然了：

佢还摇去个辰光，俚笃已经济做好哉。（我们还法去时，他

们都已做好了)

一般可以使用介词的地方，口语也常不用，如：

侬（到）楼浪去看看。（咱们上楼去看看）

俚是昨日（从）上海来个。（他是昨天从上海来的）

小菜放（勒）台子浪。（菜搁在桌子上）

所以，相对来说，介词的出现频率比较低。

纒人称代词作宾语，有时可以放在介词的后面。如：

送俚到火车站。摇摇送到俚火车站。

领俚到房间里。摇摇领到俚房间里。普通话只能说“送他到火车站”，“领他到房间里”。但是“送俚到火车站。”送的人可能没到车站，而“送到俚火车站。”指和被送者一起到车站。

纒表示地点时间的介词短语中，名词后大多要带上方位词语。有时，介词可省略，而方位词却不能省。（例句参见本节来源点）

纒介词短语后可有停顿，有时还能插入表停顿的语气词，如：

现在比仔从前是，好得多哉。（现在比从前要好得多了）

以下讨论苏州介词的类别及常用介词的用法。要说明的是，因为各家对介词的定义和具体范围的划定都有分歧，本文着重讨论苏州方言有特色的用法，所以采用了较宽泛的标准，同时根据个人的判断斟酌取舍。

圆苏州常用介词的意义分类

分类根据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译本 圆页），略加改造，顺序也有一些变动。列入的介词大多是口语词，但也有口语中较常用的书面词（如“因为”）。括号里的“仔”表示有时可加上助词“仔”。详细情况见下文。

纒处所 纒间：勒 纒里 纒浪 纒海 纒笃

纒起点： 从 纒

獯防向：	望 辘 辘 辘
灑到达 辘点：	到 辘
纒距离：	离
迳经由：	沿（仔）
雍原因：	为仔
愿目的：	为（仔） 辘 辘
纒代替：	搭 辘
员 纒材料 辘具：	用 辘
员 纒处置：	拿
员 纒除外：	除（脱）（仔）
员 纒共同：	搭（仔）
员 纒比较：	比（仔）
员 纒包括 辘调：	连 辘 搭（仔）
员 纒给予：	拨 辘 勒
员 纒被动：	拨 辘 勒
员 纒依据：	照
员 纒关联：	对 辘 于

苏州介词的总量比普通话少，比较起来，苏州的介词可分成源类：（员）和普通话相同或相仿，如“用”，（圆）书面上常用，方言的口语中也能使用，如“从”、“按照”、“关于”，（猿）有些普通话常用的介词，苏州话绝对不用，如“被”、“在”等，（源）苏州特有的介词，如“勒”。本节选用的介词主要是第（员）（源）两类中的。

下面按照普通话音序排列并简释苏州的常用介词。

员 纒 [辘]

本是动词，主要有：（员）靠近，依傍。如：柳氏另掇个兀子傍着女儿坐了，说道：“我儿，爹娘为将你许错了对头，一向愁烦。”（醒世恒言 怨卷）凑巧一只小船，傍在大船边，歇在那

里。(何典 猿回)(圆)靠,依靠。如:有一个老头儿,青巾布袍,分傍着一根过头的柱杖儿,坐在门口曝背。(韩湘子全传 远回)有杨凌夫妇回去将家事理料已毕,仍回苏来傍着王云,以膳终身。(英云梦 猿回)(猿)比较。如:货傍三家不吃亏。(原注:眼力以比较而后进步。)(沪谚)

介词用法,同“趁”。这个用法较旧,只限于“傍早 傍热”等较固定的结构。如:

傍早转去仔吧,屋里着实过勿下去哉。(趁早回去吧,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

打铁要傍热。(谚语:打铁要趁热)

𠵼比 [𠵼]

原是动词(用例略),作为介词,主要表示比较,比。如:俚笃个小人比侬个大三岁。(他家的孩子比我家的三岁)

该个小娘儿现在比以前标致得多哉。(这个女孩子比以前漂亮多了)

俚笃中文讲得比中国人还要好。(他们说汉语说得经中国人还要好)

耐登勒浪苏州,学点苏州闲话终比一点也勿学好。(你待在苏州,学点苏州话总归比一点儿也不学好)

最后,天气一日比一日冷哉。

最后一例,更常用的说法是:“一日冷一日哉。”

“比”后面常可加助词“仔”。如:

耐阿晓得,困勿着觉,一夜天比仔一年还要长点来!

(你知道吗,睡不着觉,一个晚上比一年还要长些呢!)

阿二用铜钿末比仔阿三阿要省点?(老二用钱比老三要省一些吗?)

我生仔眼乌珠,头一转看见格种标致面孔,比仔女人还要好。(说男人)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样漂亮的面孔，比女人还要好看。）

獯拨 [责?^缘]

旧时常说 [责^缘]。原为动词“给”，主要意义是：(员) 给。如：拿该点物事去拨小王。（把这些东西去给小王）(圆) 让，使，允许。如：耐好好叫做功课，等歇拨耐出去白相。（你好好儿地做作业，待会儿让你出去玩儿）俚笃派人看好，勿拨俚逃走。（他们派人看着他，不让他逃跑）

作为介词，主要用法是：(员) 和表给予义的动词（或动词短语）连用，(圆) 用于被动句。

员) 表给予，引出事物的接受者。如：

快点拿铜钿还拨侬。（快把钱还给我们）

我点本事侬教拨耐哉。（我的这些本领都教给你了）

该点水果，送拨（勒）唔笃小人吃吧。（这些水里，送给你家孩子吃吧）

让我去救活子里，……啥场化弄一碗姜汤来拨里吃吃末好。（描金凤 圆回）

（让我去救活了他，……到哪儿弄一碗姜激发来给他吃吃才好。）

有时介词短语可用在宾语之后。如：

君牧个毛病，亏得我荐仔个医生拨俚，吃仔两帖药，难好点哉。

（君牧的病，幸亏我给他推荐了个大夫，吃了两帖药，现在好些了）

圆) 表被动，引进动作的发出者。被，让。如：

真个会吃，实梗是吃也要拨俚吃穷哉。（真能吃，这样的话，光吃就要让他吃穷了）

动手动脚，拨别人看见仔，像啥样式，阿要难为情嘎？